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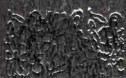
ZHUYUANJI

王羲之
著

竹園集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ZHUYUANJI

王尧礼
著

竹園集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竹园集 / 王尧礼著. —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4. 7

ISBN 978 - 7 - 221 - 12112 - 7

I. ①竹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3551 号

竹园集

著 者	王尧礼
责任编辑	黄 冰
装帧设计	丹 丽
出版发行	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 址	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(邮编:550001)
印 刷	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1092mm 32 开
印 张	8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0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0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221 - 12112 - 7
定 价	24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自序

这本十五万字的小册子，勉强算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，内容也大抵如前两本，都是谈贵州的人事景物，且多半离不开我工作生活的贵阳。客寓贵阳二十多年，时间超过在原籍都匀，自然要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了解得多一些，虽然感情未必更深厚。书名曰“竹园集”，并非真有其园，只是“筑垣”的谐音，垣者城也，筑垣就是筑城。贵阳简称“筑”，而典籍也经常记作“竹”，如地方志的“金竹长官司”，如王阳明诗句“贵竹路从峰顶入”、“他年贵竹传异事”。十多年前，我追随戴明贤、胡维汉、刘学洙三前辈在《安顺晚报》合开一个专栏，名字是戴师所命，就叫“竹园拾叶”，这个“竹园”就是筑垣之意，因为我们四位作者都居住在贵阳。现在要给自己的新集子命名，也像前两次一样为难。前两次名集得助于两位同窗，这次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，但自己也不想劳神，索性从老师那里偷个三竿两竿来，胡乱名之了事。当然竹也是我喜欢的植物，虽不必如王子猷的不可一日或无。

甲午孟春

目录

卷一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003 | 冬景 |
| 006 | 腊下 |
| 008 | 旧时灯影 |
| 012 | 四月八的吃食 |
| 015 | 端午 |
| 018 | 端午纪事 |
| 019 | 送瓜词 |
| 022 | 魔芋豆腐 |
| 023 | 老贵阳竹枝词 |
| 027 | 民间之美 |
| 031 | 如同回一趟老家 |

卷二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37 | 三年巡抚一部书 |
| 045 | 六年边地客,一册山水图 |
| 055 | 《巢经巢诗钞》家刻本 |
| 057 | 影山终成影 |
| 060 | 黄彭年复唐炯书 |
| 068 | 关于听诗斋剩稿 |
| 073 | 汉板十八圈 |
| 075 | 六十年前的一封信 |
| 080 | 黔故杂考三则 |
| 083 | 喧传有客过茅台 |
| 088 | 秧歌 |
| 090 | 叶浅予的转折点 |
| 094 | 顾氏族谱 |
| 096 | 徐森玉安顺家书笺注 |

卷三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03 | 山子杨龙友 |
| | 巢边笔记二则 |
| 108 | 可怜相忆到而今 |
| 110 | 碧海青天夜夜心 |
| 113 | 朱启钤的乡情 |
| 117 | 狐死首丘,心有馀恨 |
| 127 | 闲话吴前溪 |
| 131 | 温暖的诗意 |
| 139 | 山国之民 |
| 143 | 大营巷馀梦 |
| 147 | 在山斋书衣语存跋 |

卷四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53 | 快意巢记 |
| 156 | 从十步斋到五之堂 |
| 159 | 葬蟹 |
| 161 | 初冬三叶 |
| 164 | 冰雪小札 |
| 171 | 红豆 |
| 175 | 空幻的树 |
| 177 | 小车河 |
| 179 | 乌柏 |
| 181 | 土醪集序跋 |
| 185 | 旧痕疏影小引 |
| 187 | 诗的记忆 |
| 190 | 锦屏琐记 |
| 195 | 乌江行 |
| 199 | 红寨闲笔 |
| 204 | 台雄一夕 |
| 206 | 七眼灶 |
| 208 | 仙人洞 |
| 211 | 游缙云寺 |
| 213 | 雨中西湖 |
| 217 | 游台笔记 |

卷五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| 快意巢短筒 |
| 237 | 凤凰一爪 |
| 238 | 蚁迹 |
| 239 | 夜雨 |
| 239 | 回乡 |
| 240 | 飘香园林 |
| 241 | 院里的花 |
| 241 | 天晴了 |
| 242 | 在自己的大树下 |
| 242 | 自家的小庆 |
| 244 | 生活的歌 |
| 244 | 寂寞 |
| 245 | 相思树下 |
| 246 | 台湾传单 |
| 247 | 布鞋 |
| 248 | 后 记 |

卷 一

冬 景

清早起来,满地都是白霜,寒气浸骨,脚僵脸红。人家冒出的炊烟,在明净的空气里,丝丝缕缕,清晰如线。近午,太阳已经出来,好些人家用簸箕、筛子装着米花,端到当阳的地方晾晒。土堆上、草垛上、刺蓬上,花花绿绿,好看极了。新做的米花还冒着热气,吸引着馋嘴的孩子,主人一离开,就迅速地爬上去抓一两朵下来,躲在草堆中吃。

水塘边,一溜蹲着的,都是大姑娘、小媳妇,在洗衣服、蚊帐、被盖。隆冬就要到了,趁好日头,将所有要洗的东西都洗了,一天就可晒干。棒杵敲打着石板,砰砰唠唠,此起彼落,山鸣谷应。她们一边洗衣,一边说话,忽而轻言细语,忽而笑骂追拉,忽而腾笑喧天。水中觅食的鸭子,吓得钻到菖蒲丛中去。九公正在家门口的门槛上坐着晒太阳,听到喧闹,就吭吭地干咳两声,姑娘媳妇们就互相对望一眼,不敢着声了。九公辈高年老,整天板着脸,大人小孩都怕他。

忽然有人高喊：“爆米花的来了。”孩子们一下子聚拢了去。那个爆米花的挑着担子，一头是爆锅，一头是炉灶与风箱，还有一个大竹箩，摇摇晃晃地过了石桥、门楼，到九公家门口的敞坝上放下。不用吆喝，母亲们就端着糯米、苞谷与柴火来了。那人喊排好队、排好队，一家家的来。轮到哪家，就用哪家的柴火，爆一锅一角钱。那人穿着脏兮兮的工人劳保服，带着帆布手套。他把糯米或苞谷倒进炒爆器，关上盖板，旋紧，放平在炉灶上，慢悠悠地旋转爆锅、一手拉风箱，不时看看手摇柄上的计时表。十来分钟后，反方向转几分钟，就起锅了。他拎起爆锅，放到大竹箩口，旋开盖板，回头看一眼跟在后面的孩子们，喝斥一声，让开点。然后脚踏爆锅，打开盖板，砰的一声巨响，一股热气腾空而起，米花冲进了竹箩，也有不少飞撒出来，孩子们一拥而上，争抢起来。

寨西头，隔河的地方，水碾在不停地滚着，渠水灌进水车，冲冲冲，有节奏的响着。一个人坐在稿荐上抽叶子烟。他在碾糯米，准备打年粑用。旁边的乌柏树上，艳红的叶子已落尽，只剩零星的白果供八哥啄食。碾坊四周的草间茨蓬，到处都是麻雀，只要人一离开，它们就飞进来偷米，人来它们就噗的一声飞走。碾坊旁边，是大路，偶尔有驮马经过，马背上驮着柴火或木炭，是驮到场坝去卖的。从这里往南走十多里山路，就入平塘县境了，那里树木繁茂，可烧炭。

傍晚，米花爆完了，那人一脸的烟火色。他收拾好东西，又摇摇晃晃地，在孩子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，出门楼、过石桥而去。一边走，一边回头说：明年又来，明年又来。母亲们回到家，给孩

子一人抓一把爆米花,就扎紧口袋,锁进柜子,过年才取出来。

晒米花的人家去收米花,发现少了几朵,就骂开了:哪个饿
痨鬼,吃了要烂嘴!

丁亥腊月十七日夜

腊 下

在我老家，一到腊下就忙，一直忙到三十夜。这十天要做的事很多，主要有两件，杀猪、打粑粑。

杀猪要选时间，杀单不杀双，单日杀，双日不杀。俗谓杀双猪倒栏，就是整圈的猪都死。信与不信，大家都这样遵守着这千百年来规矩。杀猪是大事，一家人做不了，必须合本族而做。定好日子后，头一天晚上，族中长者于饭后邀各家来商量杀猪的次序，哪家先哪家后。第二天清早，天麻麻亮，第一家的猪就叫起来了。孩子们还在睡梦中，一听猪叫声，就一骨碌爬起来，去看热闹。一俟肉上案板，就纷纷拿起刀来，各割一块，放到火笼上烤吃。满屋都是油烟，满屋都是香味，满屋都是他们的叽喳声。每一家都要请合族老幼一次，请客的次序就是杀猪的次序。

打粑粑也不是一家人能独自完成的，需要两家合作。糯米蒸好，倒在石槽或木槽中，两个人就你一椎我一杵地舂起来。开始还轻松，未久糯米就粘起来了，费力越来越大，木杵半天抬不起来。一家要打十几槽粑粑，两家的粑粑打完，两个壮汉已累得不行了。家中无壮年人的，需要请人帮忙。旧时打粑粑，都在腊

月十八以前,俗传十八以前打的粑不会开裂,但自我记事起,本寨人就没有守此旧例。七十年代的一个腊月十七,全公社的人都要去造大寨田,对门寨的王绍阳恪守旧俗,在家打粑粑,不去上工,结果被游斗全公社。他被两个民兵押着,颈悬大牌,上书“地主份子王绍阳,破坏农业学大寨,古历十七打粑粑。”每到一处,他就自己鸣锣,将牌子上的话高声读几遍。

这两件大事做完,就到了二十七八,赶年场了。家里没有的东西,要到场坝买。年场是一年场期中最热闹的一天,方圆几十里的人,都聚拢到小小的场坝,拥挤不堪。狭小的街道两旁,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,猪崽、鸡鸭、萝卜、红薯、蔬菜、米酒、香烛、碗筷。供销社里则是百货,布匹、煤油、白糖、饼干、爆竹等,卖爆竹的柜台最红火,被一大群孩子围着。还有从城里赶来的小商贩,他们卖的是缩筋带、纽扣、鞋袜、丝线、发夹、雪花膏等小商品,围在这里的大都是姑娘们。还有一处热闹的地方,市场中间的年画摊,出卖的是领袖画像、工农兵大团结、样板戏剧照等宣传画。到了八十年代初,才有木板水印的门神、老鼠娶亲、鲤鱼跳龙门之类的传统年画卖。散场了,山道上挑担的、背口袋的、牵马的、醉酒的,络绎不绝。年青人一路走一路唱山歌,老远就能听见。

年场之后,路上的行人就少了,大家都在家准备过年的食物,打扫卫生,裱糊板壁,贴春联,铡草料。要到正月初一,又才热闹起来。

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

旧时灯影

贵阳的元宵灯会起于何时,具体时间殆已不可考,推想是元明间。因为元宵节是汉族的岁时,大规模汉族移民进入贵阳后才会有。现在见到的最早记载,是明代嘉靖年间编纂的《贵州通志》,卷三风俗条云“俗自十一日,各街坊论人住宅,或三四户,或二三户,找一竹架饰以绢帛。次夜照户出灯,悬其上,至十五日,谓元宵正节。缙绅及士民设宴庆赏,放烟花,出游观灯。”此书编纂四五十年前,王阳明贬谪龙场,元宵节时无灯可观,家僮自制纸灯以慰寂寥,还作了一首诗:“寥落荒村灯事赊,蛮奴试巧剪春纱。花枝绰约含轻雾,月色玲珑映绮霞。取办不徒酬令节,赏心兼是惜年华。如何京国王侯第,一盏中人产十家。”(《家僮作纸灯》)当时龙场没几户人家,且多是少数民族,也不会张灯。贵阳城里有灯会,但太远,不便往观。明代贵州诗歌总集《黔诗纪略》中,一篇观灯的诗都没有,可见彼时灯会规模不大,也未普遍。

到了清代,灯会的记载就很多了,各府州县的地方志都有,文人题咏就更多。康熙十九年平定“三藩之乱”时,著名诗人查